



賴古堂印人傳序

善品徐居
賴古堂印書

印人傳櫟園先生未完之書也先生故精淡於
六書之學四方操是藝以登其門者往往待先
生一別以成名先生於其患難相從退食半
居之隙嘗葺其印列於左方人冠之小傳大要
指次其印學之所以然而其人之生平亦附著
然書曰未完也予受而考之先生且下歲操是
藝以登其門者奚窮先生往後有作者旣不幸
而不在此族矣若夫先生知其人得其印而又

爲之傳矣其人之幸也知其人得其印而傳不
暇以爲者猶數十人焉先生皆手書其人姓字
以有待猶不幸之幸也書雖未完而三善備矣
有技若已有一也其有功於六藝二也讀先生
之傳庶幾知有是人者蓋其文之著也三也或
問於予曰春秋之例微之故人之先生曷微乎
是人乎余曰非也先生人其印爾非人其人也
且印人其詞也傳則旣書其字矣或書其里矣
或書其世矣抑問書其人之爲人矣如之何可

以微之例例之余曩聞諸先生曰文生於字者
也字之縱橫曲直相銜而生有子有母有音有
義先王三歲一同之豈細故乎秦漢到今聲之
誤體之變不知其幾今藉印文以稽古學者之
職志也且謂子雲雕蟲小技而不知其太玄法
言庸謂知子雲之人乎吾庶幾俾後人因印以
知其人且人盡相望而盡於百年之印印寧
獨在者而文字之傳稍遠庶幾俾後人因傳以
知其印因印以知其人云爾余以是知先生之

不徵其人也雪客曰先公每嘆牧齋吾炙集爲未完之書今不幸而類是余又曰非也衣之脫其襟帶器之損其邊與當者猶爲完衣完器物何者不傷於用也余攷吾炙集所收詩數家耳間有評跋數言耳家先生發端於此未什之一也而印人傳不然得其人與印而未之傳者十之二耳又其及見於先生之傳者文字之美則旣洋洋灑灑矣猶爲完衣完器物也比之吾家歷朝詩之小序其例也得其人與印而未之傳

者君皆仍其目罔有出入焉得藉手笙詩之缺附於小雅甚善故曰非吾炙例也吾炙不可續印人傳不必續也或聞余與雪客之言而嘆曰審爾謂印人傳爲已完之書而可年家同學晚生錢陸燦書



繪事圖章皆先大夫所篤好而好圖章微
異記先大夫自自用圖章外凡名人鐫製
有得其印者有得其譜者更有印與譜俱不
可得而亦必多方搜索從人印數章或數十
章以歸錯列之冊子上時時展玩不釋至舉
生平著作一切焚棄後人有以文字請屬者
先大夫多不之應惟愛玩圖章不少異因更
取前之所集依人爲類而鱗次之各識其槩
於首一如讀書錄之傳其人之家世之里第

所自訂交與夫染翰之時之地云者但錄成於未焚書之前而傳成於既焚書之後耳然一以人未全而得全其書一以書得全而未全其人正復相等

不孝在浚等

從卷冊纍纍

中手自繕錄敬而登之梓後之君子其亦知先大夫謝絕文字因緣時猶不忘情筆墨若此乎嗚呼先大夫是時固以隨手筆記自娛樂不復作文字觀而數月之間遂成一書若此使先大夫得至今日觸緒俯仰抒

寫胸臆即可爲誌林說部之編者當不知其幾矣而遂絕筆於此焉能無感痛於中腸也乎

康熙歲次癸丑清和不孝男在

都延浚建青

等記于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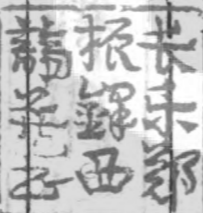
廬屋

賴古堂別集印人傳卷之一



櫟下周亮工減齋撰 男在浚編次

書文信國鐵印後



宋信國公文丞相諱二字鐵鑄侯官農夫野田
中耕出歸一老儒予入閩時欲以金易之執不
可復增以多金執如故予門人陳濬告予曰此
老儒負郭田也詎肯易老儒得此印凡家有疫
祟者或瘡者持此往鎮之輒愈得厚償後購者
紛紛或道途遠老儒不能往印一紙給之傳粘

于戶或瘡者額上亦輒愈每紙定價一星老儒負郭田那肯易予于是不忍復言買得數紙歸此印不知何時遺田間其在厓山兵敗走安南時耶丞相舛柴市張千載自燕山持丞相髮與齒歸嗟夫此亦丞相之髮與齒也此丞相所謂蘇武節嚴將軍頭檣侍中血張睢陽齒顏常山舌也鬼神那得不欽後聞得印者輒不靈異哉

書海忠介泥印後

金陵一老友持一函以泥印贈予云其祖曾給

事海忠介公印忠介公故物也予祈夢于呂公祠見忠介公來顧未幾得此印心异之因再拜而受啟視之其質以黃泥爲之略煨以火文曰掌風化之官觀之覺忠介公嚴氣正性肅然于前凜不敢犯敬藏于笥中予友何次德之子大春名延年者見之作爲長歌頗淋漓盡致錄于後周公祈夢呂公祠夢中恍惚遊天池旁有大屋如官署緋衣吏揖登堦墀峩峩高堂設一几几上圖書何纍纍或金或石或犀玉漢篆秦籀

燦若綺摩挲光怪意方快門外傳來海忠介刺
書名字大如拳回首圖章失所在海公握手話
生平覺來夢景殊分明階秩恰與海公合公之
入夢洵不輕有客遠寄書札至贈以一方小印
記非金非石非犀玉不范不陶自成器五字配
就良可觀乃是掌風化之官紐作豸文簡而樸
四邊不窳堅且端遍訊鑒賞訪博識考稽知爲
海公物當年圖章積如山一旦棄捐曾不惜昨
日公餘開華筵手持此章誇客前欲作長歌志
緣起誰人妙筆爲之傳梁溪顧孝廉毘陵吳太
史吾翁吾叔咸曰是公遂笑向吾翁言獨許能
奇惟小子前有海公後周公直聲勁節兩人同
不然官舍如傳舍雖有腰魚肘鵲安足風

書東林書院印後

右東林書院印顧涇陽先生家故物也何文端
公孫次德藏之以示予予因得識之于譜自東
林書院毀而逆璫之生祠作予觀此印蓋愴乎
有餘恫也吾師孫北海夫子言書院本末甚詳

備錄于後有明盛時各省俱有書院自張江陵當國始行嚴禁江陵歿復稍稍建置一時著名者徽州江右關中無錫而四至天啓中京師始有首善書院然人不知各處書院而統謂之東林又不知東林所自始而但借東林二字以爲害諸君子之名目蓋東林乃無錫書院名也宋楊龜山先生所建後廢爲僧寺顧涇陽先生自吏部罷歸購其地建先生祠同志者相與構精舍居焉至甲辰冬始與高忠憲數公開講其中

立爲會約一以考亭白鹿洞規爲教然躬與講席者僅數人時涇陽先生已辭光祿之召不赴於新進立朝諸公漠無與也適忠憲起爲總憲風裁大著疏發御史崔呈秀之賍呈秀遂父事忠賢日嗾忠賢曰東林欲殺我父子忠賢初不知東林爲何地東林之人爲何人輒曰東林殺我旣而楊左諸公交章劾璫璫益信諸人之言不虛也于是有憾于諸君子者牽連羅織以逢逆璫之惡銀鐃大獄慘動天地遂首毀京師書

院而天下之書院俱毀矣及忠賢誅公論明廢籍遺佚駸駸登用適大言不慙之邊臣債轅敗事矢志者乘機構釁復倡黨說謂庇護邊臣者東林也于是蒲州高邑大名一時俱去朝廷之上另用一番人政事日新議論日奇刑尚苛刻而以言寬大者爲東林餉主加派而以言減免者爲東林賊議欵撫而以言戰勦者爲東林至政本之地司馬之堂前後聞凶俱衣緋辦事而以言終制言綱常者爲東林于時至清無徒閉

門博古之黃宮詹且糾之爲老妖誣之爲立幟降謫不已繫逮之詔獄不已廷杖之煙戍不已永戍之及劉總憲被斥出都破帽蒙頭舊部民京兆父老十餘人爲之牽驢洒泣乃政本大老方侈以爲得計嗟嗟覆亡之禍豈盡關氣數哉予生長輦轂於首善書院曾見其建又見其毀而冉冉老矣思興復之無期不能不於此憤惋畱連三致思焉

敬書 家大人自用圖章後

家大人每見小子愛弄圖章輒戒曰一生著幾
緡屐耶纍纍胡爲者此亦玩物喪志之一端小
子戒之又嘗教小子曰士人宦遊圖章類多巨
石攜之輿篋人恒疑此中爲何等物也不若易
象牙黃楊可絕暴客念且減輿僿力此亦人子
身坐輿中俾之肩復滋重焉不惻然動耶毋謂
重寧幾炎天遠道減一分力省倍矣吾見文國
博所鐫牙章最善王祿之亦好作黃楊印則知
先輩亦不廢此小子須識先輩隨事體恤處母

謂老子作不韻語也小子奉嚴訓時惴惴焉家
大人印多喜歛人方仲芝以其工象牙黃楊也
所蓄不多次第於左手澤猶存不能展視

書靖公弟自用印章後

弟靖公亦嗜印在揚署見梁大年爲予作印輒
時時向大季問刀法但性燥不暇細究原委又
豪於飲一印未成醉卽磨去日輒磨數十石而
卒無成愛佳凍得則手自摩抄或握之登枕簟
竟夜不釋然見有健羨者卽脫手贈之不置諸

印人傳
意中也客秋弟以病卒余命梁姪印其弗用之
章登諸譜余嘗以一凍索友人作久而不與弟
怒發不令余知力索擲石歸自劃數痕示余曰
此那得佳兄大索胡爲者又余偶得一凍甚異
弟從旁睥睨久之忽攫之去余追之弟急走爲
物所絆仆於地起視石碎掌且血相與一笑而
罷弟遂沒一載矣回思曩時嬉戲事便已隔世
今日展此爲之哀慟久之弟可紀者甚夥此等
嬉戲事亦易觸人懷抱如此也

書許有介自用印章後

許案一名宰字有介侯官諸生玉史學憲諱豸
者之長子有忌者謂其所改名犯家諱以不孝
聞之學使者蓋聞音豸宰呼同亦大可噓事也
遂更名曰友字有介已又更名曰眉字介壽亦
字介眉君性疎曠以晉人自命作字初喜諸暨
陳洪綬後變而從米顏其堂曰米友黃仲霖又
不喜君登其堂曰小子遂敢友米耶君復更其
室曰箬繭君名字數變書亦數變晚乃鎔滙諸

家一以已意行之遂臻極境予入閩卽首訪君頗爲文酒之會然與君數有離合君大腹無一莖鬚望之類乳媪面橫而肥不似文人字畫詩文恒多逸致見其手筆者擬其貌若美好婦人亦異事也君旣負盛名閩士多造之恒不報謁亦不省來者爲誰以故人多憾之卽與君暱者亦退多後言君但自效於酒一切弗問也君爲予累逮入都門後無恙歸別予去復多所離合久之遂無間言矣君歸未數年卽沒其沒也蓋

只四十餘予嘗評君酒一次書次寫竹次詩文虞山先生論詩最嚴而特愛君詩尤愛其七言截句手錄之多至數十首因哀集近人詩爲吾吾彙集又有句云許友入閩風其賞識如此予亦欲刻閩中四亡友詩陳克張陳開仲徐存永與君也君學識或讓三君而天資敏妙三君不逮矣患難疊經此事遂不果成至今尚令浚見慎藏之右所列圖章皆君所恒用者嗟夫君不及見矣見其恒用之章輒如見君繙閱諸章如

見君鼓大腹以巨觥合面上時不禁潸然而涕
下也

書文國博印章前

文壽承彭溫州公孫待詔公子休承郡博兄孫
爲湛持相國其行誼不待余述但論印之一道
自國博開之後人奉爲金科玉律雲仍遍天下
余亦知無容贊一詞余聞國博在南監時肩一
小輿過西虹橋見一蹇衛駝兩筐石老髯復肩
兩筐隨其後與市肆互詬公詢之曰此家允我

買石石從江上來蹇衛與負者須少力資乃固
不與遂驚公公睨視久之曰勿爭我與爾值且
倍力資公遂得四筐石解之卽今所謂燈光也
下者亦近所稱老坑時硤中爲南司馬過公見
石纍纍心喜之先是公所爲印皆牙章自落墨
而命金陵人李文甫鐫之李善雕筴邊其所鐫
花卉皆玲瓏有致公以印屬之輒能不失公筆
意故公牙章半出李手自得石後乃不復作牙
章硤中乃索其石滿百去半以屬公半免公落

墨而使何主臣鑄之於是凍石之名始見於世
豔傳四方矣蓋蜜臘未出金陵人類以凍石作
花枝葉及小蟲蟾爲婦人飾卽買石者亦充此
等用不知爲印章也時凍滿觔值白金不三星
餘久之遂半鑲又久之值一鑲已乃值半石已
值且與石等至燈光則值倍石身章遂不復用
矣豈不異哉相傳洪中入都某冢宰訝國博曰
公索國博章纍纍僕索一章不可得洪中曰郵
者浮沉耳公誠嗜國博章何不調而北於是公

遂爲兩京國博公左目雖具而不能視如世人
所云白果睛者所爲印流傳甚多今皆爲人祕
玩不復多見亦由無譜也印至國博尚不敢以
譜傳何今日譜之紛紛也亦自愧矣國博工詩
吳人張鳳翼曰文太史詩未必上超開元佳者
亦不失大曆後生小子信口詆訾迨國博郡博
之作謂之文家詩今觀壽承妾家住近江淹宅
曾讀銷魂別賦來休承五百年來幾摹本翠禽
猶在最高枝可盡訾乎因論印而漫及之公亦

何可及哉

書何主臣章

何主臣震一字長卿亦稱雪漁新安之婺源人
主臣之爲印余與黃濟叔札子及它印引中論
之備矣世之豔稱主臣者不乏其人予不復論
主臣往來白下最久其於文國博蓋在師友間
國博究心六書主臣從之討論蓋日夜不休常
曰六書不能精義入神而能驅刀如筆吾不信
也以故主臣印無一訛筆蓋得之國博居多主

臣之名成于國博而騰于祺中司馬祺中在留
都從國博得凍石百以半屬國博以半倩主臣
成之祺中意甚得曰無以報數函聊作金僕姑
盍往塞上于是主臣弓交蒯緱編歷諸邊塞大
將軍而下皆以得一印爲榮橐金且滿復歸秣
陵主承恩僧舍性好賓客挾數寸鋏而食客恆
滿座客至惟恐其去久之客屢滿前客乃得逸
又自奉饌非豐潔不舉箸其食客亦如是以故
橐中金往往爲飲食盡而顧不恤其家子怨甚

來眎其父主臣床頭金餘無幾其子又負之去
主臣弗知也知而病增劇遂沒囊無一錢主僧
爲之合殮人皆憾主臣無子云主臣印譜自鐫
久之而諸本互出其嫡傳則獨有程孟長父子
子別有引子濤亦能印

書金一甫印譜前

金一甫光先休寧人家擁多貲乃多雅尚究心
篆籀之學嘗謂刻印必先明筆法而後論刀法
乃今人以訛缺爲圭角者爲古文又不究六書

所自來妄爲增損不知漢印法平正方直繁則
損減則增若篆隸之相通而相爲用此爲章法
筆法章法得古人遺意矣後以刃法運之斲輪
削鐫知巧視其人不可以口傳也以故所爲印
皆歸于顧氏之印藪梁溪鄒督學彥吉曰今之
人帖括不售農賈不驗無所餬口而又不能課
聲詩作繪事則托于印章以爲業者十而九今
之人不能辨古書帖識周秦彝鼎而思列名博
雅則托于印章之好者亦十而九好者恃名而

習者恃精好者以耳食而習者以目論至使一
丁不識之夫取象玉金珉信手切割又使一丁
不識之夫積而藏之奉爲天寶可恨甚矣此道
惟王祿之文壽承何長卿黃聖期四君稍稍見
長而亦時有善敗惟一甫兼有四君之長而無
其敗矣其推一甫如是余喜其言切中今日之
病故採而錄之右皆其門人文及先授余者一
甫譜成歲在壬子余方落地去今六十年矣余
何由縱觀其全哉

書胡中翰印章前

胡曰從正言印譜舊名印史吾友王雪蕉易曰
印存其以墨印者曰玄賞陳旻昭侍御韓聖秋
別駕杜于皇司李與余序之皆能及其生平曾
官中翰最畱心于理學旁通繪事嘗縮古篆籀
爲小石刻以行人爭寶之余與瑤星張公備載
其行誼于江寧誌中蓋曰從雖休寧人而家于
秣陵故秣陵藉以爲重今八十餘神明炯炯猶
時時爲人作篆籀不已仲子致果名其毅以詩

文名從予遊最久博雅士也

書梁千秋譜前

梁千秋表維揚人家白下余識其人于都門以十數章托之會寇變乃不得其一千秋繼何主臣起故爲印一以何氏爲宗華亭宋幼清曰于鱗于詩文輒言擬議以成其變化惜乎吾見其擬矣予于千秋亦云蓋千秋自運頗有佳章獨其摹何氏努力加餐痛飲讀騷生涯青山之類令人望而欲嘔耳大約今人不及前修有二文

國博爲印名字章居多齋堂館閣間有之至何氏則以世說入印矣至千秋則無語不可入矣吾未見秦漢之章有此纍纍也欲追蹤古人而不先除其鄙惡望而知爲近今矣又國博當時自負家世故非名人不爲作卽登臚仕而其人僉壬亦婉辭謝絕後則粟吏販夫以及黨逆仇正輩或以金錢或恃顯貴人人可入鐫矣江河日下詩文隨之圖章小道每變愈下豈不可慨也哉予存千秋印皆在其譜外凡擬議何氏者

白川傳
盡乙之故所存無多千秋弟大年立身孤冷不
甚與千秋合朱蘭嵎史公甚重之史公讀書小
桃源無大年不飯大年卒以不能俯仰人貧困
从千秋得名後畱心聲妓一意自恣得圖章輒
恠悼應之或倩之大年而大年又不肯代斲亦
不恆造其門以此人益多大年千秋有侍兒韓
約素亦能印人以其女子也多往索之得約素
章者往往重於千秋云

書梁大年印譜前

梁大年年其先蓋廣陵人流寓白門癯而修長
常有目疾又短視好作印每搆一印必精思數
時然後以墨書之紙熟視得當矣又恐朱墨有
異觀復以朱模之盡得當矣而後以墨者傳之
石故所鐫皆有筆意余致君于維揚署中凡數
月爲予作甚多今散失大半矣君又能辨別古
器欵識家固赤貧晚益窘有王叔寶者家多收
藏以十餘宣盤贈君置凡上君以葛衣覆之去
乃曳衣盤碎其半瞪日向叔寶曰天欲貧歟梁

年公安能生我哉乃盡碎其餘不復顧遂還廣陵卒以貧歿大年生平不奔走顯貴蘭嶠朱尚書獨欽重之尚書習靜小桃源之玉樹堂謝絕賓客獨與大年遊日非大年不飯嘗有從土中得一玉印文不可辨需數金耳大年趣公急售之後爲浣洗辨其文秦六字小璽也人以數千金爭購尚書固不與後尚書之子無外以二百金售之歛人人始服大年鑒賞之精大年兄表卽世所稱梁千秋者亦以此名予在都門以十數章托千秋會兵變千秋狼狽南歸客歿于途世人恆以千秋勝大年予獨謂大年能運已意千秋僅守何氏法凜不敢變不足貴也

書方直之一印前

一印者方直之爲予作直之名其義予同門進士以智今青原和尚弟也幼時同和尚有雙丁二陸之譽才氣奔放其性又不受拘縛嘗遊雲間與陳大樽李蓼齋輩置酒高會卽席爲詩哥灑灑數千言立就酒酣耳熱慨然曰欲滅寇靖

天下舍義其誰耶軀不甚偉然健有力能挽數石弓雙眸炯炯射人醉後躍身登高屋履萬瓦如平地緣數丈竿直上如猿猴諸君子駭觀之咸曰欲滅寇靖天下舍義其誰耶會寇益亂起尊大人撫楚乃更破家資聘講劍道精遁甲壬乙者益募南北健兒買名馬多治好弓矢將往助中丞公滅寇建功業會中丞公爲讒言中事乃無成久之中丞沒其兄又去而遊方外君鬱鬱居鄉里多飲酒與婦人近遂以瘍卒其卒也

年甫二十餘世共惜之予在維揚君溯長江顧我文酒畱連就園者巾月已乃謂予曰所藏印不甚愜予意遂自作此方相贈欲更懇之匆匆別去然不意其卽歿也存一印于譜得藏梅道人一竹葉勝藏他人千枝萬葉矣君書撫魯公直得其神曾爲予書數筴藏之篋笥三十餘年至今出之尚儼如初贈時沒後和尚爲鐫其書于石藏青原山中人爭購之予往來江上數過浮山聞諸父老言直之居鄉里好行義愛護貧

氓鄉人耕其田者歲收所入或以艱苦告輒倍免之又多以金錢助無力者以故人恆德之桐民變中丞家獨無恙者賴此耳君舊刻詩數卷行於世餘散見于過江詩略中子中發字有懷數過予論詩風格不亞其父

書沙門慧壽印譜前

沙門慧壽子友彭城萬年少壽祺也年少後以一字字字若近以一字字字者予老友汝南秦先生京同年友河陽范公正及若三人而已皆一

時聞人也若庚午舉于鄉時沈治先眉生昆季招維斗卧子駿公諸君子飲予始識若若名方噪一時好狹斜遊又甚工寫麗人坐上妓以此索之若輒爲吮毫諸妓之有聲者皆暱就之風流豪邁傾動一時同輩謝弗及也滄桑後罷公車盡遣所買諸歌妓冠僧冠衣僧服遂自名曰明志道人沙門慧壽云避邳徐之亂移家公路浦卽其家供古先生于中堂客來坐之曲室中然痛飲食肉則如故酉戌間予官維揚王雪蕉

官泗數以事偕至淮予同年陳階六飲予輩必
延若俱雪蕉不能飲而好爲詩每飲恆分韻爲
詩若詩旣工書又美好予得其筴子輒藏弄之
後予頌繫生還過隰西草堂訪之則久歸道山
矣雪蕉旣沒與若相約共隱隰西之胡介共若
避地公路浦之翁陵皆相繼化去戊申予再過
淮飲階六越菴中追念昔遊獨階六與予在耳
予與階六效昔年酒間分韻事予有雨餘掃徑
看黃葉燈影含毫憶故人之句階六讀之淒然

不樂爲之罷飲散去若嗜圖章復精于六書自
作玉石章皆頰視文何所蓄晶玉凍石諸章皆
自爲部署一一精好非世間恆有對客每自摩
抄愛護如頭目若旣以此事自矜竟不肯爲人
作予僅得一印因以其自用之章附于贈予後
然若自用之章實自爲之不倩他腕也予甥唐
堂曰徐州萬年少自詩文書画外琴碁劍器百
工技藝細而女紅刺綉猶而革工縫紉無不通
曉此是何等慧性以堂言觀之若豈不誠異人

印人傳
哉有令子睿吾友唐祖命倩也能讀父書爲名
諸生作字能亂若吳人徐石林旃夏邑陳簡菴
希稷皆學若書然皆不及若已酉睿應舉入會
城以若所書金剛經並募金剛古今解注疏贈
予予共先所得筴子一一寶藏之若所書經每
一弓今值數十金子雖甚貧乏終不忍棄去也
書張穉恭自用印章前

張穉恭進士恂涇陽人詩筆皆凌一世而尤工
畫自塞上歸筆益勁雅好圖章多與黃山程穆

倩隱君遊畫遂似隱君自爲小章亦復似隱君
予得進士画及圖章不辨孰爲程張持示座客
其莫能辨亦如予也茲序次其自用章于後或
曰隱君作或曰半是進士作予終不能辨也俟
他日詢之兩君穉恭令子若水名湛儒其癖書
画愛圖章與穉恭同

書文及先印章前

余庚午辛未間與文及先比屋居桃葉渡口其
弟又時過余談藝以故識及先最早君蓋金吾

世胄家中落督其弟輩攻苦筆墨皆有聲菘林
君更畱心風雅篤好篆籀年未三十索其圖章
者屢恆滿戶外垂老每論印輒曰吾得之吾師
一甫金夫子夫子得之何主臣先生云今之習
舉子業者從一先生學幸而通籍列膺仕恆諱
言其少時師遇諸途恥爲下輿背且直呼其字
若同輩者比比矣文章道德所關而漫然如是
君所得于一甫者僅一圖章耳乃年且望八猶
向人稱吾師某公吾師之師某公源源本本舉
口不敢忘若是也則君豈近今之人哉君七十
時遊江以右余寄以詩不知爲誰何氏浮沉君
九年後始知之向余悔謝余復爲重書前詩于
箠君出入懷袖意殊自適也右諸章皆再見君
時出以相示者君之師旣爲一甫一甫之師又
爲主臣主臣又嘗師文壽承源源本本如是卽
其自作不待見而知矣君與余交時善飲多豪
致已乃罷飲講性命學明年八袞尚能燈下作
蠅頭楷健如中年人望而知爲有道之士則余

之重公豈僅僅在圖章間哉

書程穆倩印章前

印章一道初尚文何數見不鮮爲世厭棄猶王李而後不得不變爲竟陵也黃山程穆倩邃以詩文書画奔走天下偶然作印乃力變文何舊習世翕然稱之穆倩于此道實具苦心又高自矜許不輕爲人作人索其一印經月始得或經歲始得或竟不得以是頗爲不知者詬厲然穆倩方抱其詩文傲昵一世不爲意也予交穆倩

垂三十年得其印不滿三十方因念予所交友人工此者黃子環劉漁仲歸道山後三山薛弘璧莆田林晉白卒于家歙人江皜臣卒于閩平湖陳師黃没于客雉臯黃濟叔與予交最晚偕予歸亦歿于友人酒間穆倩巍然獨存亦老矣圖章一綫不絕如縷嗟乎後之癖此者將索之誰何氏之手乎子以辛字萬斯亦能作印

書鈿閣女子圖章前

鈿閣韓約素梁千秋之侍姬慧心女子也幼歸

千秋卽能識字能擘阮度曲兼知琴嘗見千秋
作圖章初爲治石石經其手輒瑩如玉次學篆
已遂能鐫頗得梁氏傳然自憐弱腕不恆爲人
作一章非歷歲月不能得性惟喜鐫佳凍以石
之小遜于凍者往輒曰欲儂鑿山骨耶生幸不
頑奈何作此惡謔又不喜作巨章以巨者往又
曰百八珠尚嫌壓腕兒家詎勝此耶無已有家
公在然得鈿閣小小章覺它巨鉞徒障人雙眸
耳余倩大年得其三數章粉影脂香猶繚繞小

篆間頗珍秘之何次德得其一章杜茶邨曾應
千秋命爲鈿閣題小照鈿閣喜以一章報之今
並入譜然終不滿十也優鉢羅花偶一示現足
矣夫何憾與鈿閣同時者爲王修微楊宛叔柳
如是皆以詩稱然實倚所歸名流巨公以取聲
聞鈿閣弱女子耳僅工圖章所歸又老寒士無
足爲重而得鈿閣小小圖章者至今尚寶如散
金碎璧則鈿閣亦竟以此傳矣嗟夫一技之微
亦足傳人如此哉予舊藏品玉犀凍諸章恆滿

數十函時時翻動惟亾姬某能一一歸原所命
他人竟日參差矣後盡歸之他氏在長安作憶
圖章詩得欸頻相就低崇愜所宜微名空覆斗
小篆憶盤螭凍老甜雷雪冰奇膩築脂紅兒參
錯好慧意足人思見鈿閣諸章痛亾姬如初沒
也

賴古堂別集印人傳卷之二

櫟下周亮工減齋撰

男在延編次

書黃濟叔印譜前



黃濟叔經一字山松如臯人身長鬚不甚多風
拂之輒飄飄多逸氣画高簡得倪黃遺意畱心
篆籀之學故印章入神品予因方與三昆季得
識君于福堂中蓋君偶同人姓字遂誤被收與
三語予曰子弟取名須極奇異者當免爲人累
予曰不然當取極尋常者事發尚有濟叔一輩

頂代耳濟叔聞之大笑濟叔性岸异入白門惟
交杜茶邨紀懃叟數君他皆不妄造也在請室
一故人思見之子諷其往君曰不可以先往經
在難故人固當先經耳予曰不妨通一字君又
曰亦欲投以書但戴笠之誼不可先于乘車遂
援筆而止予以是益重君子得君印章最多君
頗喜爲予作嘗與君札今備錄之僕沉湎于印
章者蓋三十年于茲矣自矜從流溯源得其正
變者海內無僕若間嘗謂此道與聲詩同宋元

無詩至明而詩始可繼唐唐宋元無印章至明
而印章始可繼漢文三橋力能追古然未脫宋
元之習何主臣力能自振終未免太涉之擬議
世共謂三橋之啟主臣如陳涉之啟漢高其所
以推許主臣至矣然欲以一主臣而束天下聰
明才智之士盡頽首斂跡不敢毫有異同勿論
勢有不能恐亦數見不鮮故漳海黃子環沈鶴
生出以欵識錄矯之劉漁仲程穆倩復合欵識
錄大小篆爲一以離奇錯落行之欲以推倒一

世雖時爲之歟亦勢有不得不然者三橋主臣
歷下子環鶴生其公安歟漁仲穆倩實竟陵矣
明詩數變而印章從之今之論詩者極口詆竟
陵然欲其還而爲黃金白雪百年萬里亦有所
不屑今之論印章者雖極口詆漳海然欲其盡
守三橋主臣之努力加餐痛飲讀騷凜不敢變
亦斷有所不能故漳海諸君甘受人符籙之誚
毅然爲之歟而不悔者彼未嘗不言之有故而
執之成理也僕嘗合諸家所論而折衷之謂斯

之妙原不一趣有其全偏者亦粹守其正奇
者亦醇故嘗略近今而裁僞體惟以秦漢爲歸
非以秦漢爲金科玉律也師其變動不拘耳寥
寥寰宇罕有合作數十年來其朱修能乎次則
顧元方丘令和次則萬年少江皞臣程穆倩陶
石公薛穆生諸君子往矣存者獨穆倩石公穆
生耳然三君各有所長亦有所偏求其全者其
吾濟叔乎濟叔能以繼美增華救此道之盛亦
能以變本增華爲此道之衰一燈繼秦漢而又

不規規于近日顧氏木板之秦漢變而愈正動而不拘當今此事不得不推吾濟叔矣又岑濟叔云先生近日作印章不必用意自有配合之妙云得之不孝之詩謬矣謬矣不孝之詩文近日少少曲折如意者從先生之篆之鐫之詩画之寥寥數語札子種種悟入耳爲此者似吾兩人交相譽吾兩人豈交相譽者哉第不孝微窺先生所作近來實更進數層不孝動筆亦實實有略异往昔所以然者吾兩人交相動耳世間

絕技源流總同世人所以不可傳者無他坐使人無所動耳不孝得先生一字而心動先生得不孝一字亦未嘗漫然于中交相動而交相引于幻渺不可測惡有所謂譽哉今人滿部詩文大套印譜細細搜尋總如疲牛拽重車入泥淖中自不能動何處使人動及讀班馬諸傳記便欲哭欲歌見坐火北風圖便乍熱乍冷拾得古人碎銅散玉諸章便淋漓痛快叫號狂舞古人豈有它異直是從千百世動到今日耳先生以

爲然否予生還後濟叔訪予情話軒同坐卧者
月餘別去在延令季氏家方席間觀劇忽向衆
曰吾欲去矣遂呼其僕曰季公待我厚我實坐
脫無他病爲語家人毋疑季公也復拱手向諸
君曰便此等去亦大快人言外見鬼神謬語耳
遂瞑目濟叔生平學佛去來明白如是真得大
解脫者沒後杜茶邨與予札云有久欲白先生
者故人黃經濟叔生平嘗論定六書二十卷自
謂類極苦心嘗以求序于濬濬觀其書一正諸

家踳駁附會之陋洵爲許氏功臣今濟叔外而
其嗣子謹愿力田然廢學已久未必能護惜此
書濬已酉至東臯欲索得之行復自念赤貧無
家之人旣力不能爲付梓以傳又東西遊走萬
一放失其稿或久閉笥中徒飽蠹魚又或僕婢
竊之以易餅餌則故人心血翻漸滅于吾手罪
過不小踟躇而止茲惟濟叔旣嘗幸交門下荷
櫟園先生恩分不淺而先生又嘗深賞其篆刻
之技贈以奇文以爲直跨文何而上濟叔在日

每酒酣則出以夸人謂周先生一代法眼品題如此誰復能易隻字者語次復及昔日患難相同一段情事則泫然而泣已而更大笑以爲非患難不得遇周先生也夫以濟叔平日感先生破格如此則其歿後亦必蒙先生悼惜可知悼惜之效誠莫若爲傳此書蓋先生聲華位望欲傳則傳非若濬之有其心而無其力也由是言之使濟叔有知不以此望之櫟園先生更誰望哉濬嘗竊伏歎先生古道獨行諠篤歿友如向

日於林宗太冲兩先生近日於孟貞于一與治諸老友之遺文皆不計有無表章之不遺餘力初非待人言之也則今日又何待濬言然濬又僅能言則亦能其所能爲者而已雖蛇足可也况此書是正經史嘉惠來學較文人別集更爲切用先生以斯文爲已任諒在他氏猶孜孜不遺矧濟叔乎惟先生且晚畱神則濟叔生平得附知愛之末爲不虛而士之刳心述作者亦恃交道以無恐甚盛軌也茶村之屬予如此濟叔

無子繼子愚魯不能畱心爲先人慎守遺書又
遷徙靡定子固無能蹤跡卽予在請室與君數
十札子君裝爲一冊予書其上曰毋忘今日急
以歸君而君亾矣遂畱予處每展視之未嘗不
淚涔涔下也每思爲君立傳而不果冠五曰卽
此可以傳濟叔矣遂不復別爲傳

書張大風印章前

張大風風上元人因自稱上元老人予旣載其
行迹人讀書錄矣復錄其一二逸事于此大風

學道學佛三十年不茹葷血客有烹松江鱸魚
者因大噓曰此吾家季鷹所思安得不噉遂欣
然一飽從此肉食矣予被讒後大風画一人持
劍以手摩挲雙目注視之佩一葫蘆筆極奇古
題其上曰刀雖不利亦復不鈍暗地摩挲知有
極恨予感其意至今寶之大風作印章秀遠如
其人予得其二何省齋周古邨得之最多省齋
爲醉僕跌損古邨所得皆在好凍上破家後僅
存其一二今錄于後予曾語黃濟叔曰印章妙

莫過于市石凍則其最下者僕蓄老坑凍最夥亦復最善患難以來盡賣錢餬口買者但欲得吾凍耳豈知好手鐫篆便亦隨之去耶彼買凍者卽得妙篆勢必磨去易以已之姓名故市石之形百年如故凍入一家則矮一次不數十年盡侏儒矣僕凍章無一存者而妙篆反因市石巍然如魯靈光君苟愛惜妙篆當永永戒鐫凍專力于市石以今觀之予語豈信然哉

書顧云美印章前

顧云美苓吳門人負奇癖自闢塔影園隱于虎丘側蕭條高寄俗客過輒趨避竹中以故客難就之君準甚頽而飲不能一蕉葉常語人曰事虛名視此準矣在白門屢過予恕老堂茗飲嚼酬詩和婉有致行楷倣趙吳興最畱心漢隸凡漢碑皆能默數某闕某字某少前碑某失碑陰某贗某爲重摹其碑陰姓字皆能暗記予姻谷口鄭篋以此名世家多碑版云美儼一小菴近谷口家繙閱數日夕不倦其篤志如此作印

得文氏之傳予謂谷口今日作印者人自爲帝
然求先輩典型終當推顧苓谷口是予言君許
爲予倣文氏作牙章十餘方具旣備而予難作
遂不果故予僅存其一二瞿稼軒一子十齡流
落于外人無有過而問之者君以夙誼收恤之
且妻以女名曰鏡字之曰端叔人以此多君行
誼云

書陳師黃印章前

陳師黃玉石自云平湖人或曰陳非其本姓亦

不籍平湖未能辨也質癯弱而氣好凌人嘗同
劉藥生在齊魯間登蓬萊閣使酒罵坐人不能
堪謀縛而投諸海登守某公解之師黃亦無所
悔謝予辛丑之秋遇于明聖湖上相與爲重七
夕之會師黃意氣猶自若工圖章不肯爲人作
顧予曰于公固無吝也刻章必深剗其底光滑
如鑑乃止嘗目工印章者曰爾輩持刀將用以
削人足指甲耶其傲慢自矜如是以故不爲同
人所容終以孱軀嘔血歾歾益不滿五十二云後

予過嘉禾知師黃本陸姓
書程孟長印章前

程孟長原一字六水新安人自何主臣繼文國
博起而印章一道遂歸黃山久而黃山無印非
無印也夫人而能爲印也又久之而黃山無主
臣非無主臣也夫人而能爲主臣也予見摹主
臣者數十家而獨推程孟長父子孟長負篆籀
癖而尤醉心于主臣大索主臣篆滿篋笥潘藻
生白白門茅次公自武林或購石或蒐譜又盡

以歸之孟長復檄四方好事郵寄共得五千有
奇命其子元素樸選千餘力摹之合爲譜予得
而覽之喟然歎曰孟長父子之于主臣可稱毫
髮無餘憾矣使人如孟長父子吾又何憾于黃
山之爲印者哉王弇州論臨書易得意難得體
摹書易得體難得意離之而近者臨也合之而
遠者摹也余于二程喜其得主臣之體而復得
其意蓋予惟見其合矣沈啟南贗蹟滿天下晚
來自收真蹟遂亦收得臨本吾恐起主臣于地

下得程氏父子作當復如啟南翁自收贖本也
吾不及見主臣得程氏父子當綏山一桃足自
豪矣孟長家吳興

書汪尹子圖章前

汪尹子關黃山人家婁東時其同里人詞客程
孟陽亦家繆城頗爲尹子延譽於四方以故其
手製甚爲時流所重子弘度亦以此名婁東張
彝令爲大司空容宇先生之子嗜印章鐫有學
山堂印譜予聞尹子亦學山堂客乃彝令于譜
中註曰弘度爲杲叔子杲叔素不解奏刀每潛
令其子代勒以溷世遂浪得名尹子或晚年有
不合于彝令歟予不識尹子不得而知也尹子
舊名東陽字杲叔後得漢沙關印少自治之詒
人曰吾得漢汪關印合名關遂更今字云

書汪弘度印章前

汪弘度泓尹子子張彝令學山堂譜中言尹子
治印皆屬弘度捉刀尹子浪得名耳予初疑其
言然未免有所惑今觀弘度作乃知義獻大有

分別在誠如予所言彝令必有私憾于尹子故
譽子以抑其父耳吳人傳汪氏父子皆不羈而
弘度尤風流自命得錢不爲人奏刀必散之粉
黛散盡翼復得錢始爲人作然作又隨手盡以
此有大小癡之號卽此可想見其曠達之致技
固不得不佳也

書顧筑公印譜前

顧筑公卣一字山臣武林人立品高迥不屑頰
從流俗作印恥雷同余最好之而苦無其一印

辛亥過湖上訪之則久歸道山矣索其手製則
一婺婦藏之或云其寡妻或云其外家婦女不
知印章爲何事恆悵快曰守此頑石胡爲者豐
非玉凶非穀守此頑石胡爲者自予往詢後婦
乃訶曰是頑石乃致周公問遂高其直一方動
至數金子笑謝之已而但命其印數方爲傳于
世初索三數錢已復悔曰非一星一方弗可得
予又笑謝之旣乃從他所得數方後又從曹秋
岳使君得數方雖無幾然亦足以傳筑公矣予

意欲傳君故數訪之婦女昧此乃吝不以示恐
南陽劉子驥後無復有問津者筑公妙技勢將
永沒地下有知應因子一嘆

書江皜臣印譜前

工石章者予所見數十輩求其合古人之法而
能運以已意者尚百不得一至切玉則杳然絕
響矣近惟吳門周爾森以先父子以此名然臨
摹儘有可觀一自篆便不堪寓目以其不知篆
籀也卽臨摹亦率皆沙礮無能切玉其他號能

切玉者亦皆倩爾森輩開其眉目然後施以刀
詭語人曰吾切玉如泥實不及礮者之工矣獨
皜臣則真能切玉者予初聞其人于曹秋岳知
其常在嘉禾過嘉禾訪之則久入閩中矣幸備
員于閩大索之黃東厓閣學始以其人來而陶
石公隨之至因得盡窺其所學而爲予鐫亦甚
夥皜臣治玉章則真能取法古人而運以已意
者卽其鄉人何雪漁尚不屑規模之况其下者
乎皜臣用力如劃沙嘗語予堅者易取勢吾切

玉後恆覺石如宿腐如公書惡縑素輒膠纏筆
端不能縱送也以故恆喜爲人切玉皜臣長軀
偉幹而氣韻恬愉與予遊數年未常一字相干
甘貧守道非尋常遊士挾一技以遊顯貴者可
比予甚欽之別予返丹霞予尚期久與周旋而
皜臣歿矣皜臣在丹霞東厓閣學贈以妾後妾
慎守其印譜一帙予欲得之而未能久之在白
下陶石公來訪云其妾復歿譜乃從他所得之
石公因手以贈予曰皜臣雖歿幸有此在廣陵

散不絕矣因銓次于後而附以東厓閣學贈詩
程孟陽處士之跋他日有餘資當倩石公一一
臨摹爲一譜以傳其人曹秋岳曰皜臣歿世無
復有切玉者矣悲夫世之得佳玉而欲合以秦
漢人之筆求如皜臣何可得哉皜臣妾無子閣
學以皜臣無子故贈以妾或云皜臣尚有子在
歙皜臣歙人也石公名碧泉人從學于皜臣最
久頗能得其傳別有譜予贈皜臣二截句附錄
于後窺得軒皇寶鼎文垂金屈玉更藏筋分明

五色仙人筆劃取黃山一片雲鳥篆蟲書總擅
奇興酣十指似縣槌生平不學秦丞相手搨衡
易响嘷碑

書程雲來印譜前

程雲來林歙人予之交君蓋在丙子丁丑間君
遊梁時後君見寇氛日熾遂移家武林得免于
黃流之難人咸服君有早見君精醫時時爲子
講性命之學乃好爲圖章又以意爲花卉悉皆
有生致予往來湖上必訪君君又常顧予于閩

于白門故得其手製最多君爲印隨手而變近
益精醫能起人于死人爭延致之席不暇煖遂
不復唱渭城矣譜中皆廿年前作中子與繩亦
從君治印

書程與繩印章前

程與繩其武吾友雲來中子也爲制舉業有聲
數不合有司尺度乃退而從雲來治印印隨雲
來與年俱進比乃一合古法辛亥予在湖上與
繩過湖干爲文酒之會多爲予治印近取士之

印人傳
額日隘士無階梯者不得不去而工藝故工書
畫圖章詞賦者日益衆嗟夫此皆聰明穎異之
士世所號爲有用才也不遇于時僅以藝見孰
使之然哉亦足悲矣

書李耕隱圖章前

破屋老人李耕隱維揚人家白門高懷古致隱
破屋中蒔花種竹蕭然自適寒山子爲作傳虞
山先生爲之跋一時重之何主臣沒叟繼起遂
以印章霸江南北好畫竹爲周墨農所嘆服墨

農固以竹名然不耐索者往往倩叟爲之墨農
嗜古玩器非經叟目不易收也而叟自負鑒家
不妄許可予見叟于顧見山高會堂垂廿餘年
再見叟已八十矣步履甚健不資扶老而故使
八九齡童子持一杖隨望之肅肅欽如古圖中
人予索其手製僅得後數方叟于市得漢耕隱
章喜其與名符因以爲字已得一子母篆曰李
悅已復得一篆曰李尊因以名其子孫余叙次
叟篆於右因以叟所得三漢章附于後以徵叟

好古之癖云

書沈石民印章前

沈石民世蘇常熟人印章漢以下推文國博爲正燈矣近人惟參此一燈以猛利參者何雪漁至蘇泗水而猛利盡矣以和平參者汪尹子至顧元方丘令和平盡矣黃檗言大唐國裏無禪師又曰不是無禪直是無師如石民真能自得師真能以一燈紹國博者余嘗言字學迷謬耳惟賴古印章存其一綫然知篆籀矣而雅

俗等迷謬耳國博胸中多數卷書故能開朝華以啟夕秀石民掉臂諸家直接羸劉蓋三折肱而始得之石民書画妙天下卽以縱橫毛穎之法驅使銛刀宐其獨據壇坫頰視一切也

書欽序三圖章前

欽序三蘭吳門諸生清臞如不勝衣時時皺雙眉工詩画亦楚楚而尤畱心于圖章得文氏之傳當時推元方令和與序三爲華岳三峰今惟序三隻立耳在都門館于宋右之史公家予有

印癖知序三久脫繫卽首訪君君于予頗有知
已之感故爲予作甚多後相值于湖上又值于
吳門舟次卮酒匆匆欲去余固畱之乃曰食貧
謀一館不易近讀書楓橋側主人督責甚力遲
歸將見嗔早去示勤慎保此館耳予因詢之乃
知序三詩画圖章一切不爲惟教授生徒自度
度人而已歲儉貧士謀食其難如此予爲感動
者久之而力不能振君之貧也故予每過吳門
輒愧見序三云

書王安節王宓少印譜前

王安節槩其先醉李人久占籍白下與弟宓少
著同受教于尊公左車先生左車好奇以丐名
之字曰東郭以尸名其弟字曰弟爲久之乃改
今名字安節幼癯弱壯乃須眉如戟負穎異質
詩古文詞及制舉業皆能孤行已意避人居西
郭外莫愁湖畔罕與人接然四方文酒跌宕之
士至金陵者無不多方就見之安節以其詩文
之餘旁及繪事水石人物花卉羽毛之屬動筆

輒有味外之味曾爲予兩作禮塔圖兩作浴佛圖狀貌皆奇古略無近人秀媚之態真足嘉賞画成輒自題識予每謂人安節甫二十餘分其才藝便可了數輩使更十年世人不說徐青藤矣圖章直追秦漢人亦肯爲予作今銓次于後予友方爾止一女不輕字人覓婿于江南久之奇安節遂以女妻之爾止負一代名不妄許可至一見安節卽以女妻之安節可知矣宓中亦作印章古逸無近今餘習亦次于後宓中不亞

安節繪事遂欲與兄並驅同人咸曰元方季方難爲兄弟也安節王母與兩尊人及安節皆落地不任葦獨宓中微能食乾鰾人稱其爲一門佛子云

書吳仁趾印章前

仁趾吳麀天都右姓隸籍廣陵有洗馬神清之譽作爲詩歌上邁曹劉下掩王孟超超絕無凡響嘗以餘閒摹劃篆刻不規規學步秦漢而古人未傳之秘每於兔起鶻落之餘別生光怪文

三橋何雪漁所未有也予素負斯癖時時博訪海內遍爲叅稽少有當予意者及一見仁趾作則如揆胸中故物如再過宿生舊遊處輒欣欣嘆觀止嘗索仁趾爲予鐫製予亦謬有所商僅略舉其大意而仁趾躊躇經營落之金石有十倍出予意想外者仁趾爲不可及也已予最好雉臯黃濟叔黃山程穆倩印兩君年皆近七十蒼顏皓髮攻苦此道數十年始臻妙境而仁趾以英髫之年遂復及此使其年與濟叔穆倩齊其所造當十百兩君無疑也濟叔已矣同穆倩後先振起廣陵舍仁趾其誰與歸因識之於此使海內交口稱仁趾者知予有先得固已識之於早也

書錢雷中印譜前

錢雷中履長吾友湘靈多慧男雷中其第三子也年未二十留心風雅能繼其家學予甚愛之亦知其戲作圖章然非何次德示余不知其精妙若是此道必屬年少以其腕力目力勝耳雷

中外如吳仁趾王安節宓少倪師留皆以英妙之年挾其穎異直登作者之堂此道不絕響矣然遂欲逼殺許多老僧亦大不仁哉

書李雲谷印譜前

雲谷居士李根字阿靈閩縣人性恬靜與物無忤愛閉戶獨坐終身未常遠遊工詩小楷頗得晉魏遺意畫佛像倣吳文中人莫能辨画山水不妄設一筆恆能引人入淨地尤留心篆籀之學嘗同福清林朱臣廣金石韻府增入刪正一

無譌謬余愛其書携副墨至金陵爲補殘闕行之君爲予言嘉隆而後工印者但倣古數章首列諸巨公數章索李大泌王太原一敘便侈然成譜以作者自命如今之以詩名者首倣古樂府數章次列贈送讌集數章其贈送讌集姓字務必名輩巨公其名目次第皆可臆而得也此而便侈然成集自稱名下士豈不大可恥哉予旨其言惜得其印不多蓋君旣精于六書恆好議論人譌謬自言吾不欲以此微技供後來小

見指摘也其自矜慎如此故不恆爲人作云
書徐子固印譜前

徐子固堅其先蓋吳門人移家白下予初從親
弗胡君念約園林中識其人時但艷其人酒俱
韻耳而不知其工印事閱十餘年予集諸前修
章同里吳遠度始以其所製來乃知子固苦心
篆籀非一日矣予所見工此者固多而求奏刀
之合古章法之無補湊六書之不謬者子固而
外未易多見也至其倣古小秦印章自朱修能

外不能多讓矣子固大父巨川公初諱君楫嘉
靖癸丑進士擢爲侍御史時方注河南道掌道
印御史都御史列名以上世廟方懸筆擬議而
殊忽落公名上世廟心喜因爲更名曰仲楫以
此甚得主眷公亦多補納當時號爲名臣子固
旣爲名家子又發源于吳門夫吳門固圖章之
星宿海也子固雖欲不迴出流俗豈可得哉

書鄭弘祐圖章前

鄭弘祐基相歛人超宗之猶子行圖章得何氏

之傳隱于秦淮貧且老不能以此技奔走顯貴
門向人亦絕口不言非予固索之亦秘不相示
也以故貧益甚時愛弄小古玩或易之人以自
給然終無濟于貧予于此道見始終于貧而其
技確可傳者梁大年及弘祐二人而已

書胡省游印譜前

予生平好圖章見秦漢篆刻及名賢手製則愛
玩撫弄終日不去手至廢餐寢以求騁其欲不
啻如時花美女殆坡公所云未易詰其所以然

者雖當世宗工巨手以姓名見贈點畫少未愜
心必面自商略求爲更置而後已而其人亦淡
頷余言以爲識趣其所與游號相契合者物故
殆盡惟吳仁趾振起維揚此外寥寥無聞今夏
胡君省游來訪贈以二章出所爲印嫡見未頗
極秦漢之致若余數十年來所未見又若數十
年意中所期者頓還故物與之語頗與余合因
喜此道之有省游無患中絕而質之千百世無
疑也夫篆籀肇興書文正嫡猶西來秘義旨要

無多具神解者直接聖宗證斯果位豈說立說
妙之所能競彼夫六書八體之研窮秦碑漢碣
之摹勒要皆從入之途究非叅微之的也由此
言之則省游所造豈特超軼文何而已哉黃山
朱修能前哲之解茲秘者余旣雅好此君而省
游適與同趣此可見省游性情與予合不自今
日獨怪予嗜圖章數十年而與余同嗜好如省
游者相見乃在數十年之後且非其鄉杜子茶
村言之幾失省游也省游名阮楚竟陵人

書徐士白印章前

徐士白真木一字白榆嘉禾人予知士白久矣
辛亥冬始見其子虎侯名寅者於湖上因出土
白印帙相示乃知此君子漢白元朱皆嘔心苦
臨其得以傳之石者石傳之不及傳之石者復
以墨臨之皆無毫髮失乃知一技之傳非三折
肱未能得也士白工草隸真書樞顏歐嘉禾碑
石多出其手惜哉未五十而沒虎侯別有紀士
白作次白穉白者皆誤

賴古堂別集印人傳卷之三

櫟下周亮工減齋撰

男在都編次

書秦以吳圖章前



秦以吳漁原名德滋梁溪人君以高閎負尤異才少游馬文肅公門以制舉業名中年與華聞修諸君以詩名晚歲謝去一切惟自適山水間蒔花種竹或與童子鬪蟋蟀調鸚鵡為戲不問戶以外也君詩多香奩體濃郁之中別有清芬書法顏褚分君之才足了十人子癖印錫山君

印人傳
盡出所藏恣予擇取無所吝惜因得見其手製
遠追秦漢近取文何真苦心此道者乃君殊不
屑屑于此自語予曰此三十年前遊戲爲之者
今並淨名經亦不知所在矣

書顧中翰印章前

顧中翰貞觀字華峰一字梁汾以中翰爲名孝
廉端文公會孫夔州太守菲齋公孫孝廉庸菴
公子以理學文章世其家戲爲圖章遂臻妙境
予與君爲莫逆交嘗戲與君言君文執碁酒

時將去以此讓人小存廉名未爲不可君亦爲
予失笑然君方究心經世大業亦不屑屑于此
也

書張江如印章前

張江如宗齡梁谿人張月坡喟之子月坡遴選
制舉業極爲同人所推予泊舟慧山將兩旬月
坡始從山左歸因得訂交因得見江如江如方
從其尊人學制舉業最有聲旁及印事亦臻妙
境予笑謂月坡令子當爲其大者請勿事此月

坡首肯予言然江如卒不能自斬也

書陳朝喈印章前

陳朝喈瑞聲梁谿人太守世涇公子諸生中僑
盼也世其家學工爲詩嘗以詩顧我于白門及
舟過慧山始知朝喈亦戲作圖章固索之乃得
數方敘次于左太守公諱振豪以名進士出守
南陽時唐藩好弄兵所爲多不法南陽幾不可
問公急以上聞乃反爲所中遂懼不測久之藩
逆狀露公乃得釋歸子過朝喈家知朝喈以所

居小池之半讓之高忠憲公池卽忠憲盡節地
也朝喈守先人室廬蕭然池畔咏歌自得蓋不
愧清白吏子孫云

書倪觀公印章前

倪觀公耿梁谿人雲林後十三齡時偶左足少
不良於行君輒喜曰吾雙足尊矣隱居水邨借
以謝客蕭然自適真能以隱世其家者余過梁
谿聞君精于篆籀索得數章君于余譜中獨醉
心于侯官薛弘璧父子余乃知君淡心此道非

隨人泛泛者薛氏父子生於海濱多爲人所忽
略垂數十年乃爲覲公嘆賞若此地下默舉矣

書王文安圖章前

王文安定梁谿人庚午辛未間顧寅錫自梁谿
來白門與予商確選事携有九龍社菝予甚驚
王人玉之才舟泊慧山訪之久已身殉一邑矣
見其令子文安與其兄弟均有文名乃文安獨
留心圖章似極醉心于元方令和兩君子甚愛
之更留心于製紐與漳浦楊玉璇毘陵張鶴千

齊名然自重其腕不輕爲人作亦不易以示人
也

書袁曾期圖章前

袁曾期魯吳門人予老友穉菴太守公猶子行
也性沉實時時從穉菴公問六書之學故所作
圖章恆多正字吳門自文國博開蠶叢於此道
顧元方丘令和相繼而起顧丘歸道山矣繼國
博一燈者舍吾曾期其誰哉曾期于予譜中亦
心折侯官薛氏父子

書須西來印章前

須西來初孫毘陵諸生制舉業爲時所推而尤留心六書之學反覆窮究不得原委不止嘗笑世人不識字輒欲操刀登作者堂夫誰欺大小篆鐘鼎間雜夫人知之夫人犯之矣甲申之變絕粒外志士哀之子過毘陵莊澹菴史公出其手鐫見示並述其行諒予因得敘次於後

書袁卧生印章前

袁卧生雪吳門人虞山宗伯題其譜曰私印之作莫盛于元人如吾子行之論二十五舉溯源極流後人用爲指南而吳孟膚朱孟辨之流楊鍊厓曲江諸公咸交口推服蓋其人皆博雅通儒深究六書三倉之學而于印章見其一班非以雕蟲篆刻爲能事也今人從事於斯者往往侈談篆籀而忽略元人正如詩家之宗漢魏畫家之摹荆關取法非不高而致用則泥矣卧生好學深思精上篆刻而尤于元朱文究心吾以爲三橋後當爲獨步予喜先生論印之確故備

錄其語不獨爲卧生也卧生爲文氏兩葉之甥
故能精文氏之學如是

沈逢吉

沈逢吉邁婁東人予未識其人但聞年已望七
矣數十年來上印事者舍古法變爲離奇則黃
子環劉漁仲爲之倡近復變而婉秀則顧元方
丘令和爲之倡然離奇變爲邪僻婉秀變爲纖
弱風斯下矣逢吉一以和平爾雅出之而又不
失古法故其里中張彛令於學山堂譜中極推

重之梅邨秋岳咸爲許可秋岳每語予曰眼中
之人畢竟以逢吉爲正法眼藏逢吉爲名流所
重若此足以傳矣壬子春盡櫟下惰農書于紅
菱舟中是日目忽疼甚遂誤三字逸二字老態
畢見矣放筆一歎

書吳頌筠圖章前

吳頌筠明珩一字虎侯梁溪人諸生中最有聲
留心撰著篤志古學倣通典通志作典林一百
四十餘卷有杜鄭之備而去其繁增其所未盡

于前賢之論頗有折衷誠爲大儒有用之書予
得竟觀一過惜無力爲之梓行頌筠蓋不屑屑
以制舉名者而制舉業則大爲時流所貴每一
榜發所謂新貴者競乞其焚餘之稿冒以行世
而其人輒大有聲譽世之讀頌筠之文者竊其
一鱗片甲便亦布爪牙于盛雲濃霧中而頌筠
則猶然一老布衣蠖屈蝟縮于蓆門土銼間嗟
夫豈非命哉滄桑後頌筠棄去儒衣冠爲野人
服不甚與人見其所爲古文詞日益富秘不示

人人亦無從物色之予同年顧君修遠館頌筠
于家令子天石師之予因得交君得少聞君行
誼君自謝儒服後寄情篆籀戲倣秦漢諸印亦
藉砉然金石聲少洩其拔劍砍地氣耳乃其所
爲圖章則已駕文何而上之予過梁溪從修遠
索得君舊作敘次于後展眎之餘覺頌筠岳立
阜峙之象肅肅吾目前也

書張鶴千圖章前

張鶴千日中毘陵人舊家子學書不成棄而執

于前賢之論頗有折衷誠爲大儒有用之書予
得竟觀一過惜無力爲之梓行頌筠蓋不屑屑
以制舉名者而制舉業則大爲時流所貴每一
榜發所謂新貴者競乞其焚餘之稿冒以行世
而其人輒大有聲譽世之讀頌筠之文者竊其
一鱗片甲便亦布爪牙于盛雲濃霧中而頌筠
則猶然一老布衣蠖屈蝟縮于蓆門土銜間嗟
夫豈非命哉滄桑後頌筠棄去儒衣冠爲野人
服不甚與人見其所爲古文詞日益富秘不示

人人亦無從物色之予同年顧君修遠館頌筠
于家令子天石師之予因得交君得少聞君行
誼君自謝儒服後寄情篆籀戲倣秦漢諸印亦
藉砉然金石聲少洩其拔劍砍地氣耳乃其所
爲圖章則已駕文何而上之予過梁溪從修遠
索得君舊作敘次于後展眎之餘覺頌筠岳立
島峙之象肅肅吾目前也

書張鶴千圖章前

張鶴千日中毘陵人舊家子學書不成棄而執

印人傳
七
菟從蔣列卿學雕刻鳥獸龜魚之紐北方漢人多以牙與木爲之間出新意鼻屭蜿蜒之狀蝸蝓欲動以予所見海內工此技者惟漳海楊玉璇璣爲白眉予閩小紀中稱爲絕技鶴千亦何讓玉璇哉鶴千篆印全撫文國博大爲三吳名彥所重家赤貧有欲得其手製者伺其食闕則携糗糧謀之亦遂肯爲人作若窺瓮有少粟則又揮不顧矣方侍御邵村語予如此玉璇年七十餘矣此技恐終當屬鶴千耳

書吳仁長印章前

黃山吳仁長山常往來白門維揚間與垢道人爲兒女姻而作印不規規模垢道人亦筆性之所成不可強也其印甚多余刪其有縱橫習氣者聊存數方於後仁長一字拳石子萬春字涵公亦能作印卽垢道人壻也

書陸漢標印譜前

陸漢標天御鹿城人予嘗笑近人于圖章高者至摹擬漢人而止求其自我作古者未之見也

吳門人極推顧元方能肖漢然擬議有之未見其變化也金孝章爲予言元方取漢印各爲一類既姓分之如某人之印某印某印之類又各分之印以單葉薄側理既正窺之復反視之得一印卽以其印合之故往往不失古人意予曰此元方之所以爲元方也元方法漢矣漢人又安能得前乎此者如元方各爲一類摹之耶陸漢標以予言爲是故作印能運以已意能運以已意而復妙得古人意此漢標所以傳也

書林晉白印譜前

林晉字晉白閩莆田人予因宋去損招晉白在百陶舫晉白善鑄晶章既工又甚敏嘗爲予言鑄晶章易事而人難言之高自作造耳然晉白好酒醉後縱橫任意雖一往有奇氣而當其意到神來時目乃不知有晶故往往多驚壞其紐壞則匿之輒出囊中錢易他晶以償予知之獨不令償曰無紐更自佳但須平其傾欹雅勝紐也然公爲他人作則不可曷止少飲晉白曰不

飲則腕殊無力奏刀遂昏昏有俗心于是飲如故壞人紐如故得錢別易晶以償如故人笑之予以此多之惜哉予未出閩而晉白卒或云卒于酒

書薛弘璧印章前

弘璧名居瑄其先蓋閩之晉江人後籍侯官予之遇弘璧也弘璧已七十餘先是侯官有以圖章名者爲藍揮使知予癖此致數方來頗愜予意已復以數方命之益復工後有見者曰此非

揮使作弘璧作也今賓王乃不遇何中郎將耶因以一章試弘璧其工如揮使而章法刀法又無小異竊訝之乃召致弘璧詢其故弘璧恂恂不竟言已乃數爲予作十數方間嘗過予節松堂泫然泣下曰瑄老矣工此技垂四十年顧無一人知瑄者家貧無從得食藉此飽妻孥日坐開元寺肆中爲不知誰何氏之人奏技來者率計字以償多則十餘錢少則三數錢一字體少不正尚命劑之如此垂數十年不意今得之公

語畢復泣下點點沾所鐫印上已乃晤弘璧子
穆生銓侯官諸生其癖印章似弘璧而體製如
之後予去閩弘璧遂作古人從閩中續寄者皆
穆生作今譜中所作皆其父子撰予不欲辨世
固有能辨義獻者予獨嘆承平之日何主臣吳
午叔朱修能諸君以此技奔走天下士大夫皆
以上賓事之跪奉金錢得其一章喜挂于曉而
諸君益復傲睨其間以予論弘璧之技直入秦
漢人室遠出諸家上而名不出里巷致日坐肆

中受不知誰何氏之押掄豈非命哉閩人以弘
璧之遇予如會城之江瑤柱得予而顯嗟夫子
何足以重弘璧哉會城江瑤柱子別有紀

書黃子環子克侯印章前

漳浦黃子環樞以圖章名凡金石典冊靡不精
研辨証其譜名欵識錄在閩署爲予作百十方
予旣爲專譜序而傳之矣其子克侯名炳猷與
沈鶴生使君善鶴生亦善印每有鐫事與克侯
互相訂正一印成卽繫一說于上皆有雋永之

旨亦鐫行于世矣漳浦黃先生絹素筴子土所用圖章咸出子環手劉漁仲以此道名而其源實出于子環後程穆倩出因子環而變之以雅世人遂但知有穆倩並漁仲亦不知之况子環耶銓次子環父子作于後克侯手筆如其父子遂不復分列之子環七十餘始沒克侯尚壯時出遊吳越間

書陶石公印譜前

陶石公碧晉江人嘗從江皜臣學圖章而固不拘拘皜臣一家尚氣誼遠自丹霞顧予金陵值予罷官時藺次方守湖州慕石公招之甫至而藺次亦罷官石公寄語予曰鈍秀才所值如是也吾將不復出矣

書楊叔夜印章前

楊叔夜玉暉閩之長汀人以孝行爲鄉里所推詩文皆能獨出已意汀士多從之學黎司李媿曾鄭夫令健也輩皆出其門晚以明經作教南靖以文字交於予不甚留心于印章偶一爲之

遂臻上品予在繫所愧曾來顧出一印鵞眉山
句走馬聯翩鵲噪人云楊夫子以此兆公也不
三日子蒙國恩生還至今感其意予所得叔夜
印最多患難中散失殆盡惟餘數方敘次于左

書吳平子印章前

莆田吳平子晉初作印多用莆田派莆田人宋
比玉者善八分書有聲吳越間後人競效之至
用于圖章古無是也平子從子遊見其所藏銅
玉章及古今名印譜遂一洗其舊習久客都下

名重一時平子豪于飲每當風日晴好策蹇從
一童子醉遊西山竟日忘返兒子浚近從都門
歸云平子娶妻生子老作燕市酒徒不復憶故
鄉矣

書林公兆印譜前

公兆林熊莆田人久棄家游吳越間住醉李最
久子因醉李彭孝先司李識之孝先子同門友
也以故爲予致公兆刻印最多後公兆遊齊魯
間取婦東萊過青州與予盤桓久之得其手製

益駁公兆爲印動以漢人爲法不妄奏一刀詩
畫及分書皆楚楚可人閩自海上亂文人墨士
多有避地不能歸如平子公兆輩者不可枚舉
可悲也夫

書吳秋朗印章前

吳秋朗暉閩樵川人予丁亥自維揚量移入閩
阻寇樵川者八閱月日從事雉堞間樵在萬山
中四方玩好之物不入士人聞見士遂無他好
以紛悅其心志間有以五七字投余者余輒磨

楮墨答之予爲刻萬山中詩至今姓字咸朗朗
在予意中垂廿餘年秋朗見予于白下予在樵
固未識秋朗尚少耳故未能見非失秋朗也秋
朗能詩工畫行楷亦多逸致圖章好做文何樵
在萬山中士無他外好而秋朗多技如此詎不
異哉詢樵士知鄭胎聖倫楊凌飈翰龔而雅宐
鄧生公林久化爲異物矣見秋朗不勝并州感
也因摘其圖章一二附譜中

書吳尊生印譜前

六書之學亾賴摹印尚存其一體予嗜此最癖
廿年來致此亦最富然見他人所有配合奇稱
如天位地設者顧予名字不如是憾不移易以
就之逢人大索不知生平能著幾兩屐也倪鴻
寶太史嘗誦今之爲時藝者先架骸結肢而後
召其情予謂今之爲圖章者亦然日變日工然
其情亾久矣予今年再入榕城得吳尊生手鐫
數方蓋真能自致其情者篆籀之學將賴尊生
以傳大江老人常稱尊生工詞箬繭生亦爲予

言尊生自爲樂府擘阮度之嗚嗚自適也古學
幸留于今日者篆籀在圖章律呂在齣曲耳觀
尊生所爲其有微尚也夫尊生名道榮新安人
今家于閩

書顧元方印章前

顧元方吳門人亦字元芳舊字不因吳越人但
知爲元方而不能舉其名予家有一印曰顧聽
篆類元方意卽其人而羣以爲非後秦以吳以
元方所臨漢章譜相示乃知果聽也元方爲印

直接秦漢意欲俯視文何者予索其譜于吳門
一目不識丁之子守其數十方譜貴于拱璧予
以其中有予友萬年少跋語欲購之其人便索
多金及予再索則非百金不可予乃嘆吳兒之
狡獪真不可語也後從他所購得百餘方乃大
勝吳兒所藏袁籜菴幼與元方同學語予云元
方性好潔室中器具皆有別致家貧賴治印生
活垂老不能博一博士弟子員亦足悲矣

書丘令和印章前

丘令和改吳門人令和作印全倣顧元方幾幾
乎神似矣元方吾不得而見令和固予同時人
予亦未之識辛卯春予托從兄禹圖走吳門市
佳玉命周而森父子盡倣漢玉作紐篆文雖出
令和手然實而森父子碾成今但以令和著者
以而森父子不知篆籀不足書也令和所篆其
紐之佳者予患難中盡爲他氏有予嘗諷人好
篆勿鑄之好玉好凍上以此其爲予作之外皆
得之九龍秦以吳先生

書不知姓名一印前

丁亥之秋予量移入閩過梁溪客有投我以此印者不知客爲誰或誰何氏竟客作以貽我耶顧其刻則甚工惡篆日來而此君終不可見二十餘年徒往來予胸而已時復自解曰秦漢人銅玉章傳世者比比一無欵識又安能知其誰作予先是聞昭陽李映碧有不知姓名錄載前人有姓著而名亾名著而姓逸者以字行而無名者並無名姓者心極慕之而未見其書因筆

之書影中映碧感予意卽以此錄寄我約千葉鈔本也予力不能爲之梓因命兒子錄之以錄本歸映碧而存其原本恐錄本有訛字映碧可自爲訂正也何時晤映碧遂添此君子中或曰公固云秦漢人印不知姓名者多矣何獨載此君然此君固予意中往來之人也焉得不載

書汪宗周印章前

自何主臣興印章一道遂屬黃山繼主臣起者不乏其人予獨醉心于朱修能自修能外吾見

亦寥寥矣歙人汪宗周臨京頗以此自負予錄
其一二于後使世知主臣之後繼起者如是也

書姜次生印章前

姜次生正學浙蘭谿人性孤介然于物無所忤
食餼于邑甲申後棄去一縱于酒酒外惟寄意
圖章得酒輒醉醉輒鳴鳴歌元人會稽太守詞
又好于長橋上鼓腹歌衆環聽生日不見向人
聲乃益高每醉輒歌歌又必會稽太守詞不屑
他調也方邵村侍御爲麗水令生來見謂侍御

曰公嗜圖章我製固佳願爲公製數章正學生
平不知于謁但嗜飲耳公醉我我爲公製印公
意得正學意得矣侍御乃與飲醉卽歌會稽太
守詞于是侍御得生印最多侍御署中釀亦爲
生罄矣一夕漏下數十刻署中盡熟寐忽剝啄
甚侍御驚起以爲寇且發不則御史臺霹靂符
也驚起詢則報曰姜生見侍御遣人謝曰分夜
矣請以昧爽生旬旬曰事甚急侍御以生得他
傳聞意外也急趨迎之執手問故曰我適爲公

成一印殊自滿志不及且急欲令公見也事孰有急于此者乎遂出掌中握視之侍御乃大笑復曰如此印不直一醉耶于是痛飲辨明而去去又于橋上歌會稽太守詞橋側餅師腐家起獨早競來聽之謂此君起乃更早遂已醉耶生意乃快甚生無妻無子女常自言曰麴蘖吾鄉里吾印必傳吾之嗣續也吾何憂別侍御返里年八十卒辛亥秋侍御以生所爲印示余予入之譜復隳括樓岡太史述生事錄之于前侍御曰每展玩生印覺酒氣拂拂從石間出生歌會稽大守詞聲猶恍惚吾耳根目際也

李箕山

海陵李箕山穎子聞其名于程穆倩老友紀懃叟以其譜見寄題其冊曰箕山工詩画少精篆籀之學攷古金石之文多人所未見深思窮研豁然有得故點畫刀法之妙洞微穿穴人巧極而天工出至于性情高澹超然塵俗之外尤不可及觀命名可以知其人也予因得而敘次之

附印人姓氏

朱修能

簡休寧人

姜羊石

貞金華人

吳午叔正暘休寧人

胡全子其孝休寧人

吳亦步

迥歙縣人

何不違

通太倉人

龔 坤

丁秋平良卯錢唐人

陳古尊

雷杭州人

朱石臣

歸文休昌世崑山人

王叔卿夢弼歙縣人

張平憲

汪 徽

汪先之

銛

程穉昭

晉

附姓氏

陳文叔 賓仁和人 施大千 萬錢唐人

陸仁父 惠仁和人 丁元公 錢唐人

胡克生 湏錢唐人 俞企延時篤

高培宗 治仁和人 馬白生 麟仁和人

范若傾 穎仁和人 黃素心 璞錢唐人

全君求 賢錢唐人 李考叔 穎仁和人

周仔曾廷增會稽人 胡蘭渚 鑿山陰人

劉漁仲履丁漳浦人 羅弘載 坤會稽人

王綸子 言休寧人 陳元水上善嘉定人

陳簡侯 枚錢唐人 汪無波 如休寧人

倪師畱越石江寧人 張雪鷗我法武進人

孫竹民 吳秀水人 何大春延年桐城人

馬西樵 駿山陽人 顧子將 溥錢唐人

葛南閣 潛華亭人 祁天璧

毛子霞會建武進人 范西漢

方彥博雲施桐城人 米紫來漢雲順天人

李石英 方東來雲聃桐城人

文甫 甘寅東

范潛夫

洪玄長

王靈長人龍錢唐人

魏楚山植一字建莆田人

錢燕穀昌祚武進人

徐虎侯寅秀水人

吳不移 寧宣城人

徐東臯光蘇州人

李渭珍 瑛江寧人

